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狄公傳 第三十回 赴殺場三犯施刑 入山東二臣議事

話說閣立本將狄仁傑的人才，並一切的案件，具本申奏。這日武后娘娘臨朝，啟事官將山東巡撫閣立本原折呈上，武后娘娘展開看畢，乃說道：「狄仁傑乃是山西太原人氏，高宗在位，曾舉明經。此人本是先皇巨子，應該早經大用，此時既已閣立本保奏，著升汴州參軍之職。邵禮懷畢周氏兩案，分別斬首凌遲。俟此案完結，立即克赴新任。」這聖旨一下，未到一月，已由山東巡撫轉飭到昌平。狄公得著這信，當即在大堂上設了香案，望闕謝恩。次日傳齊合縣的差役，置了一架異樣的物件，名叫木驢——此乃狄公創造之始，獨出其奇，後來許多官吏，凡是謀殺親夫的案件，屢用這套刑具，以儆百姓中的婦人。你道狄公置這樣的器具，是何用意，為這畢周氏將畢順害死了，乃是極隱微極秘密之事，除去奸夫徐德泰、淫婦畢周氏二人外，並無一人知道，尚且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將無作有，審出真情，可見世上的男子婦人，皆不可生了邪念。狄公要警戒世俗，怕的合城百姓不得周知，雖然聽人傳說，總不若日見為真，因此想出這主意，置出這個木驢。其形有三尺多高，矮如同板凳相仿，四只腳向下，腳下有四個滾路的車輪，上面有四尺多長、六寸寬一個橫木。面子中間，造有一個柳木驢鞍，上系了一根圓頭的木杵，卻是可上可下，只要車輪一走，這杵就鼓動起來。前後兩頭造了一個驢頭驢尾，差人領了式樣，連夜打造成了。等到了三日上，狄公絕早起來，換了元服，披了大紅披肩，傳齊了差役，以及劊子手等，皆在大堂伺候。然後發了三梆，升了公堂。標畢監牌，網綁手先進監內，將那邵禮懷提出，當堂驗明正身，賜了斬酒殺肉，網綁已畢，插好標旗，命人四下圍護。隨即又將徐德泰由監內提出，可憐他本是一個世家子弟，日前在堂上受刑，已是萬分痛苦，此日坐在監內，忽見兩個公差，一個執了牌，一人上前，將他肩頭一拍說道：「恭喜你喜日到了！」說著兩手一分，早將紅衣撕去，隨即揪著發辮，拖出監來。徐德泰到了此時，知是要我身首異處，回想父母坐在家中，無人侍奉，只為我一時頓生邪念，送至今日正法典刑，一陣心酸，悔之已晚，不禁大哭連天。到了堂上，狄公也就命網綁起來，標了「絞犯」二字，著人看守。然後方標明女犯，到了女監，將畢周氏提出，兩手綁於背後，插了標子，兩人將木驢牽過，在堂口將她抬坐上去，和好鞍韁，兩腿緊縛在凳上，將木杵向下。此時周氏已是神魂出竅，嚇得如死人一般，雪白的面目，變作了灰黑的骷髏，聽人擺佈。

狄公見她上木驢之上，先命兩人執著拖繩在前，旁邊兩人，左右照應，然後命城守營守備兵卒，並本衙門的小隊，排齊隊伍，在前面開路，隨後眾差役執著破鑼破鼓，敲打向前而行。狄公等這許多人去後，方命人先將邵禮懷推走，中間便是徐德泰，末後是那只木驢，兩人牽著出了衙門。狄公坐在轎內，押著眾犯，劊子手舉著大刀，排立轎前，後面許多武官，騎馬前進。此事城裏城外，無論老少婦女，皆擁擠得滿街滿巷，爭先觀看，無不恨這周氏說：「你這淫惡的婦人，也有今日。這樣的出醜，我料她提出監時，已經嚇死；那日謀害之時，何以忍心下手！到了此時，依然落空，受了凌遲的重罪。你看這面無人色的樣子，如死一般，若是有氣，被這木驢一陣亂拖，木杵一陣亂頂，豈不將屎尿全行撒下。」旁邊一人聽他們這話，不禁哈哈大笑起來，說道：「你們倒說得好，真是她今日極快活煞了，不知她此時即便撒屎尿，也撒不出來了。不然那旁邊的兩個人，豈不遭污穢麼？」他兩人正是談笑，此時後面有一個老者說道：「他們已是悔之不及了，你們還是取笑呢。古人說得好：‘天作孽，猶可違；自作孽，不可道。’她這個人，也是自找的死門。可知人生在世，無論富貴貧賤，皆不可犯法。他們如安分守己，同畢順耐心勞苦，雖是一時窮困，卻是一夫一妻的同偕到老呢，安見得不轉貧為富？她偏生出這一個邪念，不但害了畢順，而且害了那徐德泰，不獨害了那徐德泰，竟是害了自己。這就說個禍惡到頭終有報，只爭來早與來遲。你們只可以她為戒，不可以她取笑。」眾人在此議論，早見三個犯人，已走過去，內中有多少些豪興的人，跟他在後面，看他們三犯人臨刑，紛紛擁擠不堪，直至西門城外。

到了法場之中，所有的兵列排四面，當中設了兩個公案，上首知縣狄公，下首城守營守備。狄公下轎入坐，只見劊子手先將邵禮懷推倒於地下，向那兩塊土堆跪好，前面一人，拖了頭發，旁邊劊子手執了大刀，只聽陰陽生到了案前，報了午時，四面砲聲一響，人頭早已落地。劊子手隨即一腿推倒屍首，提起人頭，到了前，請縣太爺驗頭。狄公用朱筆點了一下，然後將那顆人頭，摔去多遠。復行到了徐德泰面前，也照著那樣跪下，取出一條綿軟的麻繩，打了一個圈子，在徐德泰頭頸上套好，前後各一人，用兩根小木棍，系在繩上，彼此對絞起來。可憐一個世家子弟，又兼文人書生，只因誤入邪途，送至遭此刑死。只見三絞三放，他早已身死過去，那個舌頭伸出，倒有五六寸長，拖於外面，至於眼睛突出，實令人可怕。劊子手見他氣絕，方才住手放下。這才許多人將周氏推於地下，先割去首級，依著凌遲處治。此時法場上面，那片聲音，猶如人山人海相似，槍砲之聲，不絕於耳。約有半個時辰，方才完事。除邵禮懷外，皆有人來收屍，那兩家的家屬，俱備了棺木，預備入殮，惟有德泰的父母，同湯得忠先生，乃痛哭不已。

狄公見施刑完竣，同城守營守備回城中，到郡廟拈香後，回至署中。升堂座，門役進來報道：「現有撫院差官，在大堂伺候，說道：奉撫憲臺命，特奉聖旨前來，請大爺到大堂接旨。」狄公聽了這話，心中甚是詫異，不知是何緣故，只得命人擺設了香案，自己換了朝服，來至大堂，行了三跪九拜禮。那個差官，站立在一旁，打開一黃布包袱，裏面有個黃皮匣子，內中請出聖旨一道，在案前供奉，等他行禮已畢，方才請出開讀。乃是武則天娘娘，愛才器使，不等狄公赴並州新任，便升為河南巡撫，轉同平章事。狄公接了此旨，當時望闕謝恩，即將聖旨在大堂上供好，然後邀那差官，到書房入座，獻茶已畢，安歇一宵。

次日早晨，新任已到，當即交代印綬，擇了日子起行。所有合郡的紳士，以及男女父老，無不攀轅遮道，涕淚交流，狄公安慰了一番，方才出城而去。

在路上非止一日，這一日到了山東，稟知卸任。閣立本巡撫見他前來，隨即命人開了中門，迎於階下，狄公連忙上前見禮。已畢，向閣立本言道：「大人乃上憲衙門，何勞迎接！如此謙光待下，令卑職狄某，殊抱不安。」閣立本道：「閣下乃宰相之才，他日施轉乾坤，當在我輩之上。且在官言官，日前分為僚屬，今日是河南撫臺，已是敵體平行，豈容稍失禮貌。」狄公謙遜了一回，然後入座獻茶。敘了一會寒暄，狄公方才問道：「下官自舉明經之後，放了昌平縣宰，只因官卑職小，不敢妄言，現雖受國厚恩，當此重任，不知目今朝政如何，在廷諸臣誰邪誰正？」閣立本見他問了這話，不禁長嘆一聲，見左右無人，當即垂淚言道：「目今武后臨朝，穢亂春宮，不可言喻。中宗遭貶，遠謫房州，天子之尊，降為王爵。武承嗣、武三思，皆是出身微賤之人，居然言聽計從，干預朝政，還有那張昌宗等這班狐群狗黨，傷心逆理，出入宮闈，醜跡穢言，非我等為臣下所敢言，亦非我等為巨下所敢禁。目前如駱賓王、張柬之這班老臣宿將，皆是心欲效忠，無能為力之人。眼見得唐室江山，送與這婦人之手，下官前日思前想後，惟有大人，可以立朝廷，故因此竭力保舉，想望同心合力，補弊救偏，保得江山一統。那時不獨先皇感激，即上天百姓，也是感激的。」說著眼睛眶裏不禁流下淚來。狄公聽完言道：「大人暫且放心，古人有言：‘君辱臣死。’目前武后臨朝，中宗貶謫，既遷下官為平章之職，正我盡忠報國之秋。此去不將那武三思、張昌宗等人，盡治施行，也不能對皇天後土。」說著，也不是從前顏色，悶悶不已。

誰知狄公存了此意，入京之前，適值張昌宗出了一件禍事，他便照例而行，受了一番窘辱，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